宋元學案

劉胡諸儒學案表

劉勉之 元城龜山譙氏門人涑水二程再傳安定濂溪三傳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胡憲 文定從子譙氏門人伊川再傳安定泰山濂溪三傳
——魏掞之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劉懋——子爚
子炳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邵景之
——方耒 見下屏山門人

劉子翬
洛學私淑

從子珙

嗣子玶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劉懋 見上籍溪門人

方耒

黃銖——陳以莊

詹體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陸祐——林之奇

李楠

李樗 並見紫微學案

方德順

宋松 別見豫章學案

並列胡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劉胡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畧同然似皆不能不雜于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閩中又有支離先生陸祐者亦于三先生爲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所以表晦翁之師也內胡籍溪傳本在武夷學案照序錄移入之

劉楊門人 馬程再傳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少以鄉舉入太學時蔡京方嚴挾元祐書制之禁先生心知其非陰訪伊洛程氏之書藏于篋底深夜下帷然膏潛鈔而默誦之學易于譙天授定已而厭科舉業南歸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結茅別墅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籍溪劉屏山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閒特召詣闕先生知不與秦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劉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先生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韋齋卒屬以後事且戒子受學焉故文公之得道自先生始

卒年五十九雲濠案是傳原題聘君據閩書先生諡簡齋

附錄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錄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旁搜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于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于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柄國政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下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

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卧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歿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于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林少穎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淪采芝食菊若將終身殖槩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邅迍百不一試老死荆榛

從黃氏補本錄入

武夷家學 伊川再傳

僩蕭胡籍溪先生憲

胡憲字原仲崇安人文定從父兄子也從文定學卽會悟程氏之說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先生獨與鄉人劉白水勉之陰講而竊誦焉既而學易于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心爲物滓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一旦揖諸生歸隱故山力田賣藥以養其親從遊日衆行義聞于朝詔特徵之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建州學教授先生猶不起郡守魏矼手書開譬始就職迪諸生以爲己之學諸生孚化共留七年不徙以毋老監南嶽廟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先生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召爲秘書正字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無有敢顯言者先生疏入卽求去帝嘉其

忠詔改秩左宣教郎主祟道觀歸初先生與劉白水俱隱又與劉屏山子翬朱韋齋松交韋齋將歿特屬其子文公熹並受學文公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最久籍溪先生之所居而以自號者也年七十七卒諡簡肅

胡籍溪語 補

凡學者治經術商論義理可以問人至于出處不可與人商量

　祖望謹案時范伯達被召問之先生不應再三叩之答以此語

附錄

先生歸隱故山決意不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賢士大夫皆注心高仰之于是朝臣折公彥質范公沖朱公震劉公子羽

呂公祉呂公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于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折公入西府又言于高宗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郡守魏公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始不得已出拜命

紹興己卯先生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詩云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後又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時劉共父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型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見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別處之日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楞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嘗集論語說數十家復鈔取其要附以己說

先生教諸生于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于人者黏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謝山書文定傳後曰宋史別列籍溪于隱逸不知是何義例籍溪雖立朝不久然再召適當秦檜諱言之後一時論其輪對疏者以爲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者矣況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不可不列之儒林也又曰籍溪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尙有胡居

士熟藥正鋪牌卒成一代儒者眞人豪哉

洛學私淑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翬

劉子翬字彥沖崇安人忠顯公韐仲子以父死靖康之難痛憤廬墓三年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眞定府幕屬通州興化軍以執喪致羸疾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閒走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姪珙敏而嗜學教之不懈所與遊皆海內名士韋齋朱先生且以子文公托之先生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莫先于復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文公嘗請益先生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

墜汝尚勉哉一日感微疾謁家廟泣別其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已所葬處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雲豪案先生著有屏山集二十卷子珙編朱子序之

聖傳論

吾觀古聖賢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舍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眞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

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

附錄

先生學尤深于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邪

或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朱子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劉胡學佀

教授陸支離先生祐

陸祐字亦顏侯官人也以進士爲主簿尋爲湖廣南路宣撫司準備差遣又任福建茶鹽公事官所至盡心職事察冤獄有惠政不求榮進或勸以治生者笑而不答其守身持家不隨俗爲好惡不顧人之是非一準禮經沈酣經學篤信自守閩中自古靈先生倡道其後游楊胡三子得程氏之傳先生則自得之者也東萊呂居仁入閩福州諸子如李楠林之奇李樗輩皆從遊焉居仁歸浙之奇輩無所卒業適先生自楚中歸大喜羣造其門居仁寄詩有云時從陸丈人共此一篇書者也里人乞爲本州添差教授葉后林以聞從之命下而卒學者稱爲支離先生其晚年所自署也補

附錄

林少穎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行以是爲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于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觀此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槩矣從黃氏補本錄入

庶官方先生德順

方德順莆陽人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聞益髙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參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方德順侯官人呂東萊弟子林少穎文有云里居之艮若方若陸王厚齋困學紀聞引此原注方德順陸亦顏陸爲支離方即先生其名未詳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別見豫章學案

白水門人馬程三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籍溪門人伊川三傳

直閣魏艮齋先生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寧人嘗師籍溪胡先生登鄉舉禮部不第遂不復出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艮齋先生乾道中詔舉遺逸力辭陳相魏公俊卿雅知先生招致甚力乃以布衣

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爲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祀典不報又請罷詞賦空言取人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亦不報喟然嘆曰上恩深如此而吾德不足以感悟聖意遂丐去會倖臣曾覿召還復累疏諫遺書陳魏公責其不能捄正語甚切至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先生始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毋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勿以僧巫俗禮浼我素與朱文公遊趣向相同召至委以後事而卒年五十八贈宣教郎直祕閣

附錄

劬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

者遊朋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于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
益大
于學無不講而尤長于前代治亂興衰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
事之實皆領畧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故相趙忠簡公竄海上歸葬常山衢守章傑雅怨忠簡又希秦檜
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先生適客衢
獨慨然以書譙傑傑亦不能害也
先生諫曾覿事又以書切責陳魏公魏公亦不堪乃因其告歸
罷爲台州教授覿時至龍山已久候先生去然後入
朱子記先生將告後曰拔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
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遏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

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沓嗟惘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何如邪因書所記幷刻于后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于忠讜云

張采謹案君子難進易退大約綽有餘地若待上厭而始歸則斥逐隨之矣功名中一輩所以昧昧爾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朝奉劉恆軒先生懋

劉懋字子勉建陽人從劉屏山胡籍溪學以文林郎奉祀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恆軒先生文僩公爚其子也

縣令邵先生景之

邵景之字季山古田人橫渠弟子彥明之姪早負文名登第後攝教建寧受業于籍溪胡氏之門官止莆田令先生幼喪母事繼母以孝聞所著有玉坡集（參姓譜）

縣令方先生耒（見下屏山門人）

屏山家學

忠肅劉先生珙

劉珙字共父崇安人安撫使子羽之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屏山先生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議先生不至檜卽諷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遷中書

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終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草遺奏言恭顯佞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既又手書與南軒晦翁訣皆以未能為國雪讎為恨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先生事繼母以孝聞功緦之戚必素服以往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如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共父今日達官似皆不逮之憂患中正宜進德此有賴于兄愛之尤深責之尤重補

祖望謹案是時共父以憂歸

又曰前書勸共父謙虛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竊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若當大任實有所妨望兄其以此意開廣之補

從事劉七者先生玶

劉玶字平甫屏山之子仕爲從事郎自號七者翁每與朱晦庵諸名賢倡和有詩集十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少傅公子羽之幼子也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娶范直閣如圭之女

附錄

朱子與平甫書曰學問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

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補

又曰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補

屏山門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朝奉劉恆軒先生懋見上籍溪門人

縣令方先生耒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也曾祖元宷曾共學于伊川從父翥則王信伯之私淑也先生爲南軒之客亦與朱子共講學雲濠案一本云少孤貧苦學遊建安參謁朱子乾道中登第爲善化尉以直道待南軒在幕府中無阿辭南

軒嘗曰友朋之足與共死生禍福者耕道也已而以先生與游九言並薦爲屬曰是二人能攻臣過者官終連江令後村以先生置朱張弟子之列非也觀勉齋跋先生遺墨則可見矣先生有弟曰禾亦講學補

梓材謹案方耕道有二一名暘弋陽人一名耒莆田人謝山始并爲一人而立之傳云徧從橫浦籍溪澹庵屛山遊既復抹而分爲之傳于弋陽耕道傳云偏從胡文定父子張橫浦諸公遊于是傳云與朱子共講學籍溪爲文定從子與屛山皆朱子師弋陽耕道既從胡氏遊則莆田耕道必屛山門人而與朱子同學矣

隱君黃穀城先生銖 附門人陳以莊

黃銖字子厚建安人也隱居不仕從劉屛山遊屛山門下朱子最爲大儒而先生亦其眉目也屛山歿遺文散落晦翁與先生讐校以傳固窮而卒所著有穀城集五卷朱子序之謂其文學

太史公詩學屈宋曹劉隸古皆得魏晉以前筆意而西山後序述其詩曰先生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又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由馴此不媿爲屏山之徒矣有禞弟曰棣以莊字敬叟其甥也亦工詩修

總領詹元善先生體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陸氏門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李和伯先生楠

李迂齋先生樗 並見紫微學案

恆軒家學 伊川四傳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終

趙張諸儒學案表

趙鼎　子文門人　白源伊川再傳　安定濂溪三傳
　子諡
　曾孫綸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大寶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張浚　譙氏門人　伊川東坡再傳　安定濂溪老泉三傳
　子栻　別為南軒學案
　子杓
　　孫忠恕　別見南軒學案

王十朋
　子聞詩
　子聞禮
　宋晉之
　　弟習之

楊萬里
　子長孺

劉儼

呂陟 別見南軒學案

羅博文 別見豫章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陸游 別見荊公新學畧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趙張學侶

陳良翰

芮燁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陳鵬飛 並趙張同調

蔡幼學
陳武 並見止齋學案
黃補
林光朝 別為艾軒學案
范端臣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趙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遊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于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曾用陳公輔得謗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梓材案謝山是卷序錄原底作趙張二公學案後定序錄刊本並以陳芮諸公故易其稱

子文門人　邵程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氏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先生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金人議立張邦昌先生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累除司勳郎官久雨詔求闕政先生言自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

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先生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先生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先生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先生復爲中丞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于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先生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先生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襄陽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先生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言者謂富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先生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先

生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先生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邪上乃改先生都督川陝諸軍事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先生是其言且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不可恃矣乃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先生曰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先生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先生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先

生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皇子瑗封建國公于行宮門外建資善堂先生薦范沖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先生以宰相監修神宗哲宗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之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先生每抑之上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先生先生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浚又嘗奏乞幸建康而先生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先生與議不合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及浚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先生入對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先生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先生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先生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先生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給事中張致遠以潘良貴常同被斥不書黃上怒顧先生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先生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嗣因和州防禦使璩除

贊曰錢封國公先生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
隱數不得不異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先生嘗鬭和
議與檜意不合及先生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之又
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先生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
罷之先生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
自爲去執先生引咎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
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
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卒執政往餞
先生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初先生與張浚薦檜可共大
事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先生先生至
越丙祠檜惡其過己徙知泉州又嗾言者論其嘗受僞命屢謫

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先生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先生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后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先生配享廟廷擢用其孫十有二人先生汲引善類惟恐不及若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輩數十人分布朝列稱有知

人之明顧竟為檜所欺斥逐流離齎志以殁論者惜之所著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參史傳

天授門人程蘇再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為大器靖康初以進士為太常簿高宗即位累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先生請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咈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旋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先生度金人必來攻言宜設備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果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與先生于吳門捍禦已而先生獨留招集潰兵甫定會苗傅等作亂乃邀秦

鳳路總管張俊相持而泣告以起兵問罪遂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亂定除知樞密院事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引入內殿曰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之先生以晚進不敢當初先生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先生問欲何如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先生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先生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遂慷慨請行詔以先生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既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先生合五路之師復之集諸門問大舉之策曲端言

必敗先生慾令責狀旣戰于富平環慶趙哲軍先潰斬哲以徇哲將多不服背降金先生退入閬中下曲端獄論死會有言殺趙哲曲端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先生先生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詔先生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劾先生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及劉麟引金入寇趙忠簡鼎薦除知樞密院事即日長驅臨江部分諸將捍禦身留鎭江節度之兀朮聞先生已至江上驚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夕遁五年除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岳武穆飛平楊幺先生奏遣武穆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旣就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

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先生以敵勢未衰會諸將議事江上請帝幸建康諜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侵趙忠簡及折彥質欲召武穆兵東下先生奏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時楊沂中兵抵濠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先生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爲沂中所敗遁高宗手書嘉獎趙忠簡等議同蹕臨安先生奏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初先生與忠簡同心輔國至是不合忠簡去而先生獨任以御敵功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哀不自勝先生奏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以安天下乃命先生草詔諭中外辭甚哀切每奏對必言讐恥上

未嘗不改容流涕鄜延軍叛劫殺參謀呂祉先生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如何先生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憾之臺諫交詆遂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十年金復取河南先生奏沿海艘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先生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詢其瘠問故先生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以不言而負陛下先生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閒不決不止秦檜大怒令臺諫論徙永州先生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先生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檜死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先生時以

母喪將歸葬臺諫湯鵬舉凌哲論先生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先生自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先生迎拜道左衛士見之無不以手加額車駕將還臨安慰勞先生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畀除少府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史忠定浩在政府先生所規畫浩每沮之先生薦陳正獻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與先生子栻赴行在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符離之戰南軍不利先生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時湯思退爲右相急于求和上召先生入見復議罷和拜先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隆興二年奉詔行視

江淮御史尹穡論先生費國不貲先生亦乞致仕除少師保信
軍節度判福州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既去猶上疏論尹穡
姦邪誤國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恥卽
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贈太師謚忠獻先
生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
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
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朱子狀先
生行實或以所述事上據其家牒詮次殊不協人言高宗祔廟
議配廷臣或有謂先生恢復空言未酬三潰之辱然和尙原宿
州兩勝皆自先生決之不可謂非善將將者矣嘗與趙忠簡共
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悉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忠肅

允文汪文定應辰王忠文十朋劉忠肅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于行間請釋靳王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武穆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並稱爲知人先生事母以孝稱所著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 參史傳

張魏公語

留意聖賢之學要養精神使清明在心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 見鶴山集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商宋宰輔登學案者張魏公家三世五人蓋謂先生及二子一孫一曾孫也

趙張學侶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趙張同調

獻肅陳邦彥先生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先生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以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唐鄧淮泗先生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變然稱善盧仲賢至汴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理欲誅之宰相懸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先生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罰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

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
恐辱國不止于仲賢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先生湯思退何執
前論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先生疏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
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警敏眞可效
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
諭之先生頓首謝曰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旣退以上
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先生言職兩淮撤備
金大入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先生與胡銓王十朋而斬
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
夫進給事中奏王抃矯詔請正典刑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數文
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旣爲太子詹事召對選德殿上

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先生言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仁德無累功利自致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賜諡獻肅參史傳

修撰芮國器先生燁

芮燁字仲家一字國器吳興人也紹興進士爲仁和尉荒歉載道區處賑卹各有條理初官左從政耶憤秦氏之亂政通判常州沈長卿者李莊簡公客也嘗言和議之非一日與先生賦牡丹詩或告之謂有訕謗語下大理寺獄以先生爲證官騎赤棒至門先生慨然就質曰吾不知獄吏之貴也對簿力辯其非長卿不任笞掠誣服獄吏以示先生對曰長卿誣服則可吾不能

妄證也吏乃別摘先生平日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以爲怨望竄化州檜死召用爲監察御史其爲廣東提刑雍容儒雅以經術飾吏事嘗例供饋甚豐先生潛輸之公帑歸過曲江盡以頒犒郡尉之缺于月給者時謂其清不近名利不避寵尙書左僕射葉顒薦先生與王十朋周操可備執政歷國子司業祭酒其對諸生藹然如重客聞人有善欣然道之陳傅良陳亮蔡幼學陳謙皆在太學先生陶鑄之甚至時東萊爲學官摳衣講學昌明斯道先生以女妻之孝宗諭宰相曰侍從有闕亟用之而先生以疾固請祠以右文殿修撰歸太學之士祖送以千人觀者太息先生雖不主和議而亦未嘗輕言用兵嘗奏孝宗曰陛下以爲蓄積稍羨思大舉當會計可得幾番犒賞上曰

朕未思也行當報卿已而上約畧之僅可得十三番費用于是始爲息民之計先生每與人言及退入室端坐默思唯恐有失蓋省察之嚴如此所著有易傳及文集共三十四卷先生自化州還追和長卿牡丹詩有寧分漢祚移變作乔乾坤之句今人傳以當時所作非也先生卒孝宗思之不置用其弟煇至侍書

祖望謹案芮祭酒所著易傳一卷奏議二卷雜文七卷周益公余其說易之句曰坎之彖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曰習險則否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于坎窞者爲小人言也離之三日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參易簀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戚戚則凶矣

員外陳少南先生鵬飛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紹興十二年進士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詞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于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于深厚晚始得第秦檜寓永嘉其子熺學于先生于是得召對太學博士多所接納林光朝范端臣輩由此出時以高公息齋之爲司業與先生皆中興師儒之首故崇政殿說書遷禮部員外郎在資善堂贊讀仍兼說書經筵論平王歸仲子之賵上問毋以子貴何也先生對畢進曰舜禹皆聖人興于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也上爲悚然而檜浸不說先生每見檜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

驛亭勞費甚矣是忘中原以自佚檜益怒乃以熺爲禮部侍郎以臨之先生謂熺所下文案多不應法蓋年少未習政事批其後還之熺亦恨甚先生講筵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子孝有所諷遂以御史疏罷奉祠高宗頗思先生將召之適彗星見有自永嘉來者檜問陳少南作何狀則對曰觀妖星聚飲爲樂耳乃除名居惠州徒步往居四年以瘴疾卒所著有陳博士書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雲濠案直齋書錄解題作書解詩解謝山劄記亦然）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陳振孫曰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敘于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成申不知其德不足以償怨鄭桓公死于難而武公復娶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于檜豈一論而已哉先生解詩則以

爲商頌當闕而晉頌可廢深寧先生不以爲然予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爲言之也

得全家學 硏程三傳

知州趙先生諡

趙諡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丙州太守楊東山言某初筮爲零陵主簿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卻請主簿客退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敘遂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從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欽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型 參魏

得全門人

尚書王元龜先生大寶

王大寶字元龜海陽人建炎初廷試第二差監登聞鼓院奉祠趙豐公請潮先生從之遊日講論語後知連州張魏公先謫是州卽命其子敬夫從之學改知袁州召爲國子司業孝宗時遷禮部侍郎諫議大夫上疏劾宰相湯思退主和誤國罪改兵部侍郎力乞祠後召爲禮部尚書參姓譜

紫巖家學程蘇三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

張枃字定叟雲濠案先生名一作杓魏公次子而南軒先生之弟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畧司機宜通判嚴州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先生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改知衢州南軒之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玉局觀還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糶先生首治之帝獎其不畏彊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慝先生分地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恃以恣橫先生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牐

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累遷至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迕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爲刑部侍郎仍爲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葑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貲緣宣諭求免先生奏論如律孝宗觀湖先生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未發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閉道疾馳以聞先生不爲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爲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

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請蠲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爲困先生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先生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先生爲首諡子忠恕參史傳

祖望謹案定叟力排同甫

紫巖門人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先生以攬權對高宗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擢爲第一學

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先生裁決如神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先生身兼四者以應詔召爲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先生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奏解楊存中兵權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先生以爲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請祠歸孝宗受禪起知嚴州歷除侍御史論史丞相浩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詆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及楊存中復用出知饒州丞相洪文惠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先生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乞留不得至斷其橋復知泉州入爲太子詹事

禮遇有加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謚曰忠文先生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蔣其名殁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武侯顏平原寇萊公范文正韓魏公自比朱晦翁張南軒雅敬之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尚多有聞先生風聲皆服其行事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先生爲第一先生之學一出于正自孔孟而下惟韓文公歐陽公司馬公是師故其文粹然有春秋尚書論語解梅溪集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張魏公所薦嘗以紫巖爲受知師其劾史忠定也謝山謂其言稍過云

文節楊齋先生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時張魏

公謝病杜門謝客先生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魏公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服其教終身道名讀書之室曰誠齋魏公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縣以大治以薦召爲國子博士南軒以論張說出守袁先生抗言公論倖之遷太常博士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盗沈師犯南粤帥師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除提點刑獄請于潮惠二州築外砦俄以憂去召爲尚左郎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纍纍數千言請以選將備敵爲事又言天下事有本根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爲本根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先生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

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卽疏朱子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官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先生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先生上疏力諫高宗未葬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先生上疏劾之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無形之禍起于朋黨積于近習會孝宗日歷成參政王藺以故事俾先生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傅伯壽先生以失職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先生當奉進孝宗猶不悅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先生疏其不便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除祕閣修撰提

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開禧初召復辭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節先生爲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文忠必大文忠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先生爲記許以掖垣先生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先生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先生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先生精于詩嘗著易傳行于世雲濠案四庫書目誠齋易傳二十卷誠齋集一

百三十三卷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子長孺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誠齋集有胡忠簡行狀云萬里與公同郡嘗從學故自稱門人則又在胡門矣

庸言

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淑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善處升而懼者也

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程子謂君無旅也流于汾出居于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作易與說易者諱之耳非諱也不忍言也

趙簡子問史墨以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

易之革聖人不作意如何人而干之且爲子之問安知其無季
氏之志乎詩云無教猱升木
禮者免刑之大閑
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
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君子之于人以大善揜小惡不以大惡揜小善
君子之于小人也有容而無敵
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肯人之所不可行
臧堅以齊侯遣奄人唁己爲恥後世以閹人爲己而不恥衰盘
以宦者參乘爲恥後世以宦者參國而不恥
人之爲不善一而足爲善百而不足

博愛與兼愛異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別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閑其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閑其出也

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是雖瞽可覺也趾焉而已

是師冕可馳也目趾具而已矣

張敞不貨昌邑王以售其身可謂賢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朝學之夕喪之

班固謂后建之辯衣屑仁之垢汙君子譏之仁可譏也建恭為

子職而可譏乎

天下之至神者惟人心見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今人也見

古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古人也見日月之過寒暑之過得

己之過矣何必天地也見羣蓏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萬物也

因前日之過得今日之過矣是數者非人告也心告也

引重者先進之處德自重者後進之報德

燭定則明搖則昏而況心乎

血氣之氣盈則彙虛則屈惟道義之氣塞乎天地

惟受責者能爲君子

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

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

頭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

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往子路不悅宜何從曰吾從子路曰然則夫子非與曰子路可爲也夫子不可爲也

古之巫者一今之巫者三翔老釋

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秦人之徇功衛猶人之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其究則死也忽焉

見乎表者作乎裏形于事者發于心其外寂然其中森然

學者莫上于敏莫下于鈍然敏或以窒鈍或以通何也不可恃者天不可盡者人

禮義廉恥柳子以爲二其實一而已矣恥是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龜山學案

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內弗灑弗埽者也有師友而弗問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者也

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本根榮吾道德之枝

葉

有敗詐無敗誠

登高者未必跌而常覆車于夷塗夜坐者未必寢而嘗失旦于昧爽

井不食不泉木不鑽不燧

中和之功至于位育若是其大乎曰子不見漢武之一怒乎追仇平城之役一怒萌于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星竟天死人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

水能溼夫火而隔之以土則溼者燥火能流夫金而乘之以水則流者止

水在其內而壺之甃外達者之坐而不滲者背之日月在其外

而羸之輝內達善之入而不拒者肖之

始害而溫陽之終也既凝而寒陰之窮也

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土終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反其初

精氣爲物神而明也游魂爲變明而神也

湯至熱也久激而涼泉至寒也徐咽而溫

大法不可犯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清議不可犯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議之威甚于大法

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名節

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適彼乎曰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

萬物

神領意會者見譏于滕口塗說之儒下帷潸心者見誹于開門授徒之師噫

横渠謂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然則吾之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何謂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嘘吸乎

或問仕曰事長官莫太親任事莫太尊

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楊雄氏之論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之論孟子之時已有三家者流之說

有雷在天上之力然後能爲非禮勿履之事

宮之奇與百里奚臣子宜孰則曰宮之奇誠爲人臣者節至焉功次焉宮之奇與日月爭光矣

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潔身

古之所謂爲人者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者也將以其止于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焉者走焉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也而遽自以爲足乎

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故不可須臾離

水爲冰雨爲雪精氣爲物也冰爲水雪爲雨游魂爲變也

公孫宏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爲湯諱巧矣桀亦無辭也至云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又以諛湯者諛禹而何以爲堯地

聖人未嘗諱天災

何謂安其身而後動安在動後非憂則悔何謂慮其交而後求慮在求後非辱則累

誠齋文集

士窮于窮亦通于窮達于達亦病于達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爲其曲學阿世之資飲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爲心齋坐忘之地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上張子韶書

文于道未爲尊固也然譬之瑑璞爲器瑑固璞之毀也若器成而不中度瑑䂓而不成章則又毀之毀也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亦奚取于斯答劉子和書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先生亦微信其奇怪乎景純大節固卓然然豈不前知而道善其先人之宅兆答朱侍講書

謝山跋楊誠齋易傳曰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惑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于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訛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眞濂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以史事證經學尤爲洞邃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爲正脈誠齋爲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

承議羅先生博文別見豫章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別見玉山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別見荆公新學畧

國器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

祕監陳先生武並見止齋學案

少南門人

縣尉黃吾軒先生積

黃積字季全號吾軒莆田人紹興中從父宦遊惠州得丞嘉陳少南師友之已而以其學教授于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艾軒

講學城南先生在城東幾與齊名官至高要縣尉有九經解論語人物志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元龜門人邵程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定叟家學程蘇四傳

直閣張擬齋先生忠恕別見南軒學案

梅溪家學

提刑王先生聞詩

王聞詩字興之梅溪長子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始從梅溪遊

太學梅溪于法當任子先生曰二父老矣請先及梅溪卒而先生爲士人如故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忠定所進毀趙公者不以爲黨歷事三世未獲論建然正學盡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發不以怵利動搖參葉水心集

運判王先生聞禮

王聞禮字立之梅溪次子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惠安丞時禁私庵寮有壯屋號彌陀庵主僧倚郡將爲姦先生捕立毀撤守怒詰之徐疏以實守因敬之薦其賢先生果敢激烈當官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雖雷霆獨立面折無諱同上

梅溪門人

朝散宋樟坡先生晉之 附弟習之

宋晉之舊名孝先字舜卿樂清人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遊學徒數百人獨先生首出梅溪器之以經魁南省歷知臨海光化奉化縣通判信州以朝散郎致仕自號樟坡居士著有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弟習之少先生四十歲亦恭謹好學事先生猶父也 參攻媿集

梓材謹案先生梅溪題名賦猶名孝先字舜卿

誠齋家學

文惠楊東山先生長孺

楊長孺字伯大誠齋長子號東山以父蔭守湖州彈壓豪貴治

聲赫然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擢經署廣東以己俸代下戶輸租遷福建安撫使眞西山入相寧宗問當今廉吏以先生對端平閒加集英殿修撰年七十餘致仕卒諡文惠 參江西通志

誠齋門人

劉先生儼

劉儼字子思安福人也學于誠齋益公有序贈之嘆其才名三十五年而不遇者也

監司呂先生陟 別見南軒學案

得全續傳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終